

【书里书外】

在庸常闲言碎语的背后

□薛原

我喜欢闲读西方学者写中国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艺术史美术史的读物,尽管某挚友认为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的了解与认识往往有隔膜——虽然他们是所谓“中国通”,但对我们的风俗民情和史实判断上其实并不如中国的学者们更能理解和了解。他还列出了几部著述中的谬误和认识上的偏差或说误解。尽管我承认某君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还是喜欢阅读这一类作品,譬如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等。这类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可读性强,趣味横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阅读的柯律格的这部《回音室:1897—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即是如此。这部书最吸引我的就是作者解读历史的角度,或说选择的样本,而这个样本或说焦点其实就是一幅画,即陈师曾的《读画图》,也就是《回音室:1897—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一书的封面图。

柯律格的这部《回音室》主要讲述了晚清至现代中国绘画的现代思想进程——20世纪初期,随着中国艺术品流入海外,西方掀起了中国艺术的热潮。中国绘画传统的思想精粹也与当时的西方思潮不谋而合,又经过多位西方汉学家的译介,在多种语言的回音室中流动循环。而留学海外的陈师曾、滕固、刘海粟们又将其从日语、德语和英文等语言文本中翻译成中文,并应用在他们自己的学术著述和艺术实践中……其中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和这幅国画《读画图》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而晚清中国画的海外“聚焦”,在该书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女史箴图》:1904年1月,劳伦斯·宾扬在当时刚刚创刊的伦敦艺术期刊《波灵顿杂志》上的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公园4世纪的中国绘画》。在此文中他发表了一件大英博物馆新近收购的中国艺术品:“这件绘画因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辗转来到英国,正是顾恺之所作的《女史箴图》”。1903年1月,“孟加拉第一枪骑兵队长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和大英博物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西德尼·科尔文爵士取得了联系,企图向后者出售《女史箴图》”。1903年4月8日,交易完成,《女史箴图》正式进入了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约翰逊上尉因为这幅画得到了25英镑。”

中国画的海外传播,这也是来源之一。当然大多数还是要依靠那些曾经在中国度过漫长时间的“中国通”汉学家们,这些人通常任职于外交部门或在大清海关供职。而与这些“中国通”们打交道的,除了晚清的官吏,更多的还是日常与他们相处的中国职员们。就像柯律格所说:“晚清时期,受教育男子人口过剩,这意味着帝国官僚体系内部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因此出版、教育、医疗与文书后勤成为许多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的就业方向。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受过相当水平的文化训练,拥有举人甚至更高的进士头衔,最终或许被派往帝都的外国使馆工作,担任教师、翻译和官方文件的润饰者。”不过,柯律格感到遗憾的就是,对这些中国职员们的职业生平的细节仍然一无所知,或许关于他们的踪影已湮没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档案里。而正是这些人在日常生活里影响或帮助了那些“中国通”们。但是,在这些“中国通”们的传记里,却无从倾听到这些中国职员们——他们的中文教师、联系人与伙伴的声音。

日本画家小村不折和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国绘画史》于1913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的日文版在1914年至1922年间再版了六次。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本书更是被陈师曾、滕固和潘天寿等一批中国画家和学者参考引用,而且这一切还都发生在

1936年该书有了中文译本之前。正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之前饱受诟病的文人画也因这本书制造的风潮发生转变,又开始引起日本藏家们的兴趣。”

中村不折自己恰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样本:1901年,人到中年的中村不折抵达巴黎,进入画家让-保罗·洛朗斯的画室,这里也是朱利安学院最主要的男性画室。“私立的朱利安学院在20世纪初受到巴黎众多外国艺术学生的欢迎,它没有官方学院所必需的严格的入学考试,因此基本上对所有能够负担得起学费的人开放,朱利安学院是日本第一代画家的训练场……更晚一些,朱利安学院也就将迎来数位前来求学的中国画家。”中村不折在巴黎所学的是油画,从他的油画自画像里看不出他还是一位对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如此绘画史修养的画家,而且他还是中国“碑派”书法作品的“慷慨收藏者”。

柯律格以陈师曾的《读画图》为例解读了蕴藏在画面背后的文化碰撞与融合:陈师曾于1918年画了这幅《读画图》,当时陈师曾已经42岁,之前曾在日本生活过七年——他作为自然科学而非艺术学科的学生留学日本,曾是鲁迅的室友。柯律格说,在《读画图》里的“画中画”上,能看出陈师曾承袭传统中国山水画的风格,“而正是在日本,他又学会了一种新的绘画技法:凭借淡墨来塑造大块的人物身体。因此,艺术家以《读画图》向我们展示了他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于同一个绘画平面内兼顾‘中国的’和‘外国的’,从而弥合两者之间的差距。但重要的是,这也是一幅提供跨国视角的作品……画面右下角女士(作品中唯一的女性)凭借衣着和肤色很容易就能辨认出‘西方’特征,位于她右侧的那位留着大胡子的绅士也是如此。”在这幅画背后的时代故事更是波澜壮阔……

陈师曾于1923年英年早逝,其《中国绘画史》于1926年出版,该书的内容主要出自陈师曾于1922年在济南举行的六次演讲。柯律格说,如果将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和中村不折与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国绘画史》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陈师曾的文本,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从措辞上都极大地依赖了后者。“文人画的捍卫者正在传播一段被一位用‘西方’手法作画的艺术家构造的历史,而且在这种‘西方’手法中,‘形似’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而在这一年,还出版了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潘天寿在谈到自己写《中国绘画史》所依赖的资源时说,除了《佩文斋书画谱》等传统中国画资料之外,就是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的《中国绘画史》。“陈师曾和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都以小鹿青云和中村不折的作品为原型,从标题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写作均专注于绘画。”

在《回音室》最后的结语里,柯律格引述了张爱玲的一个短篇小说,这就是发表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封锁》。小说讲述的是上海孤岛时期,电车因为封锁停在街道中间时车上乘客的众生相:一名医科学生拿出图画簿开始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一位先生对妻子说:“我就看不惯现在时兴的这些立体派,印象派!”当医科生细细地在纸上填写每一根骨头和神经的医学名字时,另一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对同事说:“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对此,柯律格感叹说:“这些庸常的闲言碎语出自上海普通的市俗阶层之口,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艺术专家,却或许能够为我们编奏出这次研究的尾声。”一部讲述“1897—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的书,最后却以引用评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来结尾,这也正是西方学者撰写这一类学术著述既好看又耐人回味的例证。

(本文作者系媒体从业者、知名出版人)

□孙道荣

妈妈又住院了,她要去妈妈的家,为妈妈拿一些生活用品。

妈妈的家,在另一个小区,离她自己的家,大约两公里,不远不近,散步可达。父母原来住在老家;退休后,老两口一合计,将老家的房子卖了,在女儿身边买个房子养老,互相有个照应。外孙女还小,需要他们老两口帮忙照顾;他们也慢慢老了,若有个头痛脑热的,女儿在身边,也好照应。就这样,买了这个小房子。

父亲在世时,老两口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早晨,老两口从自己家走到女儿家,帮他们做做家务,带带孩子;晚上,老两口再踏着路灯和月色,从女儿家走向自己的家。前年,老爸去世了,妈妈一个人独居。她不甘心,想让妈妈搬过来一起住,但是妈妈不愿意。妈妈还是像以往一样,每天早晨从自己家走到女儿家,帮他们做做家务,带带孩子;晚上,再从女儿家走向自己的家。所不同的是,以前是两个人,一路上还可以和老伴说说话,现在,是她一个人。

这几年,孩子大了,不需要照应了,妈妈也真的老了,来回走有点吃力了。她就对妈妈说,妈,今后你就不用每天这样来回跑了,还是我们去看你吧。听到这话时,正在厨房拾掇的老妈,迟疑了片刻,点点头。

那一周,妈妈就没再像以往一样,每天准时来她家。每天晚上,她都会打个电话过去,问候一声老妈。到了周末,他们一家三口,决定去看望老妈。之前,这条路他们当然也走过,但更多的时候,是父母来来回回,走在路上。

路上花了二十多分钟。不知道是走得急,还是平时走路太少,她都有点气喘吁吁了。她对老公说,其实还是蛮远的,当初要是买的更近一点,就好了。

儿子说,比我学校近多了。再说,以前外公外婆每天都走一个来回,他们都不觉得远,也不觉得累呢。

她认同儿子的话,她当然不是嫌累,只是隐隐地觉得,妈妈若是突然身体不舒服什么的,两公里的路,还是远了点,不方便,她更害怕因而耽误了时间。

从那以后,再忙,每个周末她都会去妈妈家一两次。有时候,她觉得妈妈的家很近,有时候又感觉很远。

那天下班回到家,老公出差了,儿子又返校了,空荡荡的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不想做饭,也不想一个人呆在家里,就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我马上过来啊。妈妈说,我正好也没吃饭,等你来,一起吃。

她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到了。老妈正在厨房忙碌,油烟机呼呼作响。吃饭时,妈妈却笑着说,我早吃过啦,这几个菜,都是我给你做的。她开心地吃了一碗半的饭,之前天天坚持的节食减肥计划,全抛一边去了。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家,和老妈挤一张床,母女俩聊了半宿。她觉得父母从老家搬过来,住得这么近,真好。

有时候,她和老公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妈妈家这边了。抬头看看二楼,如果灯是亮着的,他们就会上去坐坐,陪老妈亲说几句话;如果灯不亮,老妈可能已经就寝了,老年人都睡得早,他们就上不去了。

有一次他们下乡,到果园里摘了很多新鲜水果,回来后,她就挑了些妈妈爱吃的,送到妈妈的家。路上,她忽然想到,妈妈经常会在家里炖好了她最爱吃的老鸭汤,给他们送过来,送到的时候,汤还是热乎乎的。自己的家,与妈妈的家,这么近,真方便,真好。

但有时候,她又发觉,妈妈的家,离自己的家,还是远了点,远得容易出事,不安全。

有天半夜,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是老妈打过来的。老妈断断续续虚弱地说,自己上吐下泻,实在是熬不住了。

她和老公赶紧起床,开车,直奔老妈的家。只有两公里,三个红绿灯,拐两个弯。但她感觉路太长了,深更半夜,红灯怎么还设置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能开快一点吗?她焦急地一遍遍催促老公。四五分钟,也许只有两三分钟,他们就赶到了妈妈家的楼下,但她还是感觉时间像过去了几个小时。

妈妈是食物中毒,幸亏及时送进了医院。那一刻,她意识到,虽然只有两公里,但对于渐渐年迈的妈妈来说,离自己的家还是太远了一点。

这一次,妈妈又住院了。老毛病复发,医生检查后说,暂时没有大碍。不过,医生叮嘱她,这个病身边得有人,一旦发现晚的话,就回天乏术了。

去母亲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想,等妈妈这次出院了,必须和他们搬到一起住。她不能再让妈妈一个人独居在两公里之外了。那是妈妈这个年龄,那也是亲情,绝不能承受的距离。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萧山日报社)

【人生笔记】

妈妈的家,忽远忽近